

資治通鑑綱目第六

起庚申漢宣帝神爵元年凡四十一年

申庚

神爵

元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三月如河東祠

后土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上頗脩武帝

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

遣襄持節求之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使為聖主得

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

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故工入

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

使離婁督繩公輸若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

進者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人馬
相得也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
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
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
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

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
 施効斥逐又非其愆及其遇明君也運籌合上意諫
 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
 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列龍興而
 致雲蟄蟋蟀埃秋吟蜉蝣蟄出以陰明明在朝穆布列
 聚精會神相得益彰故聖主必待賢明臣而弘功業俊
 士必疾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
 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
 壑化溢四表橫被無窮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
 仰屈伸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
 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後京兆尹張敞亦勸上
 斥遠方士游心帝王之術由是悉罷服外戚許史王
 大夫王吉謝病歸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
 惟思世務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
 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若更出世出公
 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
 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
 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
 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

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
 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
 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故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之禮宜於今者
 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咸一若高宗竊見
 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
 世俗聘妻送女無節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
 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
 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
 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舜湯
 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今使俗吏得任
 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
 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
 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彫琢商
 不通侈靡非工商獨賢政教使之然
 也上以其言為迂濶吉遂謝病歸

先零羌楊玉叛

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

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於是羌侯楊玉等
 怨怒背畔攻城邑殺長吏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

引還以聞趙克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克國將之以擊西羌

六月有星孛于東方○秋

賢等將兵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

六月趙充國至

金城湟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度營陳畢乃盡度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陘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陘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開豪靡富兒使弟離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

都尉欲留離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開及劫略者解散虜謀激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出擊罕開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陘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開闔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開之助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彊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勅讓充國曰今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勅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痲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以解其謀

臣故遣開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為寇罕未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
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
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今罕欲為寇宜
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
從為虜所少不足臣愚以為不便先釋致虜之術而
開解仇常欲先赴罕開之急以堅其約今罕欲叛故與罕
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力數倍臣恐
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
國家憂慮由十年數不三歲而已先零得計先零則罕
開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涉正月擊之得計先零則罕
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七月擊之得計先零則罕
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
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
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
之則還致死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牛
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
及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
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

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
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
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
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
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
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印使客諫曰誠令
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
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
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
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
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五敗羌金
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
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
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致敢為逆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是既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
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
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
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橐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繇役
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
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

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永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畷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執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尾解前後降者萬七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

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疥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二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二驚動河南大小開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陁陁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

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
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
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
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
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
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
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
敵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
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臣愚以
為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
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
而亡後咎餘責此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
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
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
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
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
武賢延壽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
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
餘人詔罷兵獨
充國留屯田
以張敞為京兆尹
初敞為山陽太守
時膠東盜賊起敞

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傳相斬捕國中遂平
王太后數出游獵敞諫曰禮君毋出門則乘輜駟下
堂則從傅母今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
也太後乃不復出京兆自趙廣漢誅後更黃霸等數
人不稱職長安多盜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乃以為
京兆尹敞求得偷盜酋長數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
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窮治行法由是市無偷盜敞
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有所縱舍本治春秋以經術
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朝廷有大議引古今
處便宜公卿皆服會西羌兵起敞以羌虜雖破民無
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等議以為
民由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
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桀不能
去民好義之心能令其不慎也今令民以粟贖罪是貧
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令民以粟贖罪是貧
富異刑而法不一也貧人父兄囚執為子弟者將不
顧死一傾恐不可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
教一傾恐不可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
今有邊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百姓
莫以為非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

通鑑綱目卷六
六年
天年天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天漢四年嘗使死罪入錢減罪一等豪彊請奪亦為盜賊吏不能禁故曰不便時
亦以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啟議

酉辛

二年春二月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夏五月趙充

國振旅而還秋羌斬楊玉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之
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除斬降溺飢死定計遺
脫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
疆弩出擊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
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計
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
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
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
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為
後將軍秋羌若零等共斬楊王首帥四千餘人降初
置金城屬國
秋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到北闕下

初寬饒為衛司馬故事衛司馬見衛尉拜謁常為衛
官辭使市買寬饒案舊令揖官屬不受私使躬行士
卒廬舍視其起居飲食病者拊循臨問甚有恩及歲
代數千人請復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擢司
隸校尉寬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然深刻好刺譏
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
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
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
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誘下其書執金
吾議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
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
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
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
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
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竟下
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
匈奴虛問權渠單于死握衍胸鞮單于立日逐王先
賢揮來降以鄭吉為西域都護
匈奴虛問權渠單于
始立黠顯渠闕氏闕

通鑑綱目卷六

通鑑綱目卷六

七

唐

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單于死闕氏立右賢王
為握衍胸鞬單于虛間權渠子稽侯犍既不得立亡
歸妻父烏禪幕日逐王先賢揮素與握衍胸鞬有隙
即率其眾降漢使人至渠犂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
五萬人迎之將詣京師吉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
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古始於是中西域而
立幕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督察烏孫
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漢之號令班西域
矣
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狂王泥靡立
初翁歸靡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復尚主詔下其議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天子重絕故業許之使常惠送公主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泥靡自立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自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無堅約令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少主不止繇役將與天子從

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謚曰憲夏四月以丙

吉為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

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為故事嘗出逢羣闕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執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秋七月以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八

人以為知大體**月益小吏俸**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

下俸十五**以韓延壽為左馮翊**始延壽為潁川太守

怨讐延壽教以禮讓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

偽物者棄之市道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

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

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

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

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非

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自刺死為東郡太守三歲今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以下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兄弟深自悔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取爭郡中欽然傳相勅厲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四年春二月赦亦以鳳皇甘露**夏四月賜潁川太守**

黃霸爵關內侯霸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皇神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冬十月鳳皇集杜陵○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延年

子甲

陰鷲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見其以鳳皇被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出行蝗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恐見中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得其中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

匈奴握衍胸鞬單于暴虐好殺伐國

中不附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犍為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衍胸鞬握衍胸鞬敗走自殺其民象盡降呼韓邪握衍胸鞬弟右賢王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襲呼韓邪呼韓邪敗走於是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擊車

犁烏藉皆敗走之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併力尊
輔車犁屠者西擊車犁又敗走之漢議者多曰匈奴
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晉
士甸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
喪以其思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
鄉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
之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
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
仁義如遂蒙恩復其位必稱臣
冬十二月朔日食○
殺左馮翊韓延壽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
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稟
儀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
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
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者
得其試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等數事延壽竟
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持車轂爭
奏酒炙延壽使掾吏分
謝送者百姓莫不流涕

丑乙

二年秋八月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

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望

之嘗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公為之不明今日月少
光咎在臣等上以其意輕吉會司直奏望之遇丞相
禮節倨慢又使吏私買賣有所附益
請逮捕繫治詔左遷為太子太傅
匈奴呼韓邪單

于擊殺屠耆單于呼屠吾斯自立為郅支單于

呼屠吾斯自立為

屠耆也兵屠耆自將擊之兵敗自殺車犁亦東降呼
韓邪呼韓邪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其兄左賢王
呼屠吾斯亦自立為
免光祿勳平通侯楊惲為庶人

惲廉潔無私為中郎將故事令郎出錢乃得出沐名
曰山郎惲罷之休沐皆以法令從事有過輒奏免薦
其有行能者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由是擢為諸吏光

祿勳惲輕財好義殿中稱其公平然伐其行能又性
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

樂上書告惲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事下廷尉廷尉
安國奏惲怨望為詆惡言

大逆不道詔免為庶人

丙寅

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

吉病上臨問以誰

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薨謚曰定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班固曰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二月以黃霸為丞相霸材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舍鵠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張敞奏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史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鵠雀飛止丞相府吏多知鵠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史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史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懈怠甚者為妖假令京

丁卯

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敞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史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檢式母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時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惟幄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三月減天下口賦錢○置西

四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減戍卒什

二〇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

自元康以來比年豐

稔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夏四月朔日食○殺倉民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故平通侯楊惲 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晡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當為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魚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穠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襖低叩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諸在

辰戊

甘露元年春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為冀州刺史 楊

位與惲厚善者皆免官司馬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眾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寬饒惲之剛直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致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愬蕭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匈奴郅支單于攻呼韓邪單于走之遂都單于庭

之誅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掾案事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即收舜繫獄驗治竟致其死事會立春行寬獄使者出舜家載尸自言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前奏免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妻子皆泣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

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請以韋玄成

公車上引見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為淮陽中尉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多用多文法吏

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

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

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

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幸淮陽憲王欽好法律聰

達有材王母張婕妤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憲王

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

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

父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

欲以感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司馬公曰王霸無異

道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

位有尊卑功業有巨細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

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

王之道所以不能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

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

孝宣謂太子儒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

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矣哉殆非所

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胡氏曰帝王之德莫不
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脩身以齊其家若夫
正朝廷止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是而推之耳內外本
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也若夫五霸則異是矣其果
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果誠心果正身果修而家
果齊乎其所以行之者果與唐虞夏后商周之教化
類乎以是考之王道霸術正猶美玉砥礪之不可同
用是矣而謂王霸之異道不亦誤乎匈奴兩單于皆遣子入侍
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求助諸大臣皆
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
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且戰死壯士所有今兄弟爭
國不在弟則在兄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
先單于為諸國所笑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
漢方盛匈奴日削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
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入侍郵支亦遣子入侍夏四
月黃龍見○太上皇太宗廟火帝素服五日○烏孫

通鑑綱目卷六

國亂遣使分立兩昆彌烏孫狂王暴惡失眾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襲殺狂

王自立漢欲討之烏就屠恐願得小號以自處帝遣謁者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眾心皆附小昆彌

二年春正月赦減民筭三十○珠厓郡反夏四月遣

兵擊之○營平侯趙充國卒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

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充國參兵謀問籌策焉充國曰壯匈奴款塞請朝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窠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

蕃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塞下

上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以冠帶衣裳金璽盤綬玉具劍佩弓矢棨戟安車駟馬金錢衣被錦繡穀帛絮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還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之二月遣歸國發邊郡士馬送出塞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之單于請居光祿塞下有急保受降城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畫功臣於麒麟閣賓服思股

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鳳皇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集新蔡胡氏曰宣帝之時天地變異刑殺過差一歲稱爲太平決矣鳳皇何爲數來哉豈宣帝自喜其政亦以此自欺也與以張敞爭言祥瑞以侈耀之而帝所論鴟雀觀之亦可見矣

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爲丞

相○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詔諸儒論五經異同蕭望之等

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皇孫鶩生**皇太子所幸

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烏孫公主來歸**帝愛之自名曰鶩字太孫常置左右

公主上書言年老思土願歸葬漢地天子

閱而迎之待之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

辛未

壬申

四年冬匈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

漢待呼韓邪使有加

黃龍元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

郵支聞漢助呼韓邪自度力不能定匈奴欲與烏孫并力烏孫殺其使遣騎迎之郵支覺其謀擊破烏孫

烏揭丁令堅昆而并之留

都堅昆去單于庭七千里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

入紫微宮○帝寢疾以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蕭

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爲光祿大夫受遺詔輔

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帝崩

班固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

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

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

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太子奭卽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食○夏六月大疫詔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

乏○秋九月關東大水饑○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宮

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

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

節儉什一而稅下宅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文景宮

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

十笥今工作數千歲費鉅萬廐馬食粟將萬匹武帝

多取好女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

物又以後宮女置於園陵使天下承化取女過度內

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

其過自上生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

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善其言下詔

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

肉食獸司馬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

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優

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言恭

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

智而不足以為知鳥得為賢

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故地

二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下蕭望之周堪及

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為庶人

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

蕭望之周堪為之副望

之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

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

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

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

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

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

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

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
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
人之義上初卽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更生為
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以備諫官鄭朋陰欲附望之
上疏言高為奸利及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
令朋待詔金馬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
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之事曰皆堪
更生教我待詔華龍行汗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
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狀候
望之出休日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
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
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諸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
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
卽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
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
頭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
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傳既下獄宜因決免於隴西
是赦望之罪收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隴西
地震敗城郭屋
罷黃門狗馬以禁園假貧民舉直言

極諫之士○夏四月立子驚為皇太子

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

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上欲以為左
馮翊會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關東

饑○秋七月地復震○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

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己欲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奸詐辭服遂逮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誦辱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

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
 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
 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策望之以問門下生朱
 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
 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
 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
 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
 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
 時遣使者祠祭其冢終帝之世是歲恭死遂以顯為
 中書令司馬公曰甚矣孝元之世是易欺而難寤也夫恭
 顯之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望之自殺則
 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
 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
 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
 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
 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亥乙

三年春罷珠厓郡

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
 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惡自

以阻絕數犯吏禁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
 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

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
 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
 南暨聲教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
 殷周之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
 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人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
 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于秦興兵遠攻貪
 外虛內而天下潰叛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
 煩役重寇賊並起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
 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
 能止此社稷之憂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
 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
 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
 威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
 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飢饉保元元也且以往者
 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錢不踰千里費四十餘
 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
 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為
 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
 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大臣丞相于定
 國以為前擊珠厓與兵連年校尉十一人還者二人

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
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罷珠匡郡民有
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夏赦○旱○罷甘泉建章宮
欲勿彊捐之誼曾孫也

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以周堪為光祿勳張

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猛堪弟

四年春三月帝如河東祠后土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三月帝如

雍祠五時○夏四月有星孛于參○六月以貢禹為

御史大夫罷鹽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數用禹

太官母日殺所具各減半罷角抵齊三服官北假田

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民有通一經者
皆復省刑罰七十餘事禹尋卒 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

丙子 丑丁

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
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
谷吉送之貢禹匡衡以為郅支鄉化未醇所在絕遠
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願送至庭許之既至
郅支殺之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會
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遣使迎郅支欲與合兵取烏
孫郅支數怨烏孫遂引兵西衆寒道死餘三千人康
居王以女妻郅支甚尊敬之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
支數擊烏孫至赤谷城烏孫
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

戊寅

水光元年春郊泰時上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御史

大夫薛廣德曰關東困極人民

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

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

天下幸甚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仍詔光祿歲
上即日還 從三月赦○雨雪隕霜殺桑○秋上耐祭宗廟上出
便門 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
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

陸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歐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大饑○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如是邪遂從橋

上始即位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於是上以朝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定國等皇恐上書自劾乞骸骨乃賜安車駟馬

黃金罷就第 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

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周文開基崇推讓之風銷分爭之訟武王繼政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

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

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

以並進由上多疑心既已川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測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既賢在

在於堅固而不移今出善令未能在位歷年而反用賢能三旬而退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反用賢今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昔孔子與顏淵子夏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此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佞邪共謀違善依惡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

地之心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陂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

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是歲夏寒
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
衆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
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典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
何邪與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
廷不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前以堪為當誅故言
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今宜奈何興曰臣
愚以為可賜爵為食邑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帥傳之恩
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
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
稱言堪猛之美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專作苛暴朕
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猛
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
其免為庶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閱而不治又惜
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司馬公曰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
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
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
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紉
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

是非果待詔賈捐之棄市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
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
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
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
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
君蘭為京兆尹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
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顯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
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為
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曰道棄市與鬻錡為
之獄令顯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與鬻錡為
城旦司馬公曰君子以正攻邪其能免乎懼
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于北歸庭

卯巳

二年春二月赦○以韋玄成為丞相○三月朔日食

○夏六月赦○以匡衡為光祿大夫上問給事中匡

之變衡上疏曰陛下憫愚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
得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

通鑑卷之六

通鑑綱目卷之六

三

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
 今日天下俗貪財賤義重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
 淫僻之意縱紀綱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
 之黨隆苟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
 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
 夫朝廷者天下之棟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
 不爭好仁樂施則此四者明王之義高節則民興行
 和惠則衆相愛此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
 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克勝之佐則上有自專之士則
 下有不讓之人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則其本也治天下
 有上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則其本也治天下
 審所上而巳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
 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條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
 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
 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
 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傲之此教化
 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
 稔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
 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
 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

遠巧佞以崇至仁巨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
 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為
 光祿大夫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
 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
 穢流與民更始時執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
 宜矣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武帝末年羣
 盜巫蠱人不自安及光武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
 赦矣胡氏例自此後赦之無事義者不復載今從之
 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之冬十
 一月大破之上以隴西羌反詔丞相玄成等入議是

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
 竟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
 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終不再興糧不
 三載故師不義暴而天誅亟決今反虜無慮三萬人
 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
 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為民方收斂未
 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
 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

道守去放堂
 通鑑綱目卷六
 唐

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
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
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
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
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校尉與羌
戰為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
萬六千人上為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斬首
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處賜
奉世爵關內侯

庚辰

三年春三月立子康為濟陽王○冬十一月地震雨
水○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

中外繇
役故也

以用度不足民
多復除無以給

辛巳

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太
中大夫堪卒猛自殺

上以日食召諸前日變在周
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

壬午

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太
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
見常因顯自事決顯口會堪疾瘠不能言而卒顯
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胡氏曰周堪反因石顯白事
是欲追賊而以賊為導也豈其年老病耗志不帥
氣而然邪若當望之飲鳩之後稱疾而去則善矣冬
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
皆親盡宜毀又郡國廟不
應古禮宜正定天子
作初陵不置邑徙民
是其議至是行之

五年秋潁川大水○冬十二月毀太上皇孝惠帝寢

廟園

從韋玄成
之議也

以匡衡為太子少傅

上好儒術文辭
頗改宣帝之政

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濟
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
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傳之
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
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
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饗鬼神

趙府君啟堂

通鑑綱目卷六

三

二

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
禁者殆議論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
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
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
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
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
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
明疏通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壅蔽勇猛剛
強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
戒於後時以義然後中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
而齊之以義然後中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
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情
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情
性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
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用禮衆子不得與
而理陰氣也適子冠乎作禮之用禮衆子不得與
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
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
燕所親物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
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

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
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河決初武帝既塞
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
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
屯氏河絕

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于梁○罷孝文太后寢祠園

二年夏六月立子興為信都王○秋殺魏郡太守京

房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

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為郎屢言災異有驗

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

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

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
考功課吏法上令羣臣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
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石顯顯權五鹿充宗為尚書
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
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

通守書文堂
通監綱目卷六
二百

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刀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幽厲上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墮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

皆指與五以為信驗 東字蓋東字之誤

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許之未發復詔止之房去至新豐上封事曰臣前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漏水為災至七月漏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漏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且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効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漏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至陝又言議者欲隔絕臣而陛下聽之此蒙氣所以不解而太陽無色者也唯陛下母難還臣而易逆天意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從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為博道其語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王以為信驗顯知之告房博非謗天子註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胡氏曰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疏矣之戒况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為郎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卿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

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下御史中

丞陳咸獄髡為城旦

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與雲皆

下獄髡為城旦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告顯矯詔開宮門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上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

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妬蓄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要道之本正已而已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賢能功罪言行事物必核其真然後應之則衆正積於上而萬事實於下矣

閏八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冬齊楚地震大雨雪

三年夏六月丞相玄成卒秋七月以匡衡為丞相○

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

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

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

禮發民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

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毆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延壽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郵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入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進薄城下四面圍城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

丙戌

四年春正月傳首至京師縣橐街十日

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

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奴支單下反逆未伏其辜慘毒行於民人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郵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丞相匡衡等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藍田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涇水逆流

丁亥

五年夏六月晦日食○秋七月復諸寢廟園

上寢疾久不平

以為祖宗譴怒故盡徙濟陽王康為山陽王復之唯郡國廟遂廢

戊子

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郵支既誅且喜

且懼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

道行記及卷

八通鑑綱目卷六

三

至燉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
 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臣
 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
 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至孝武世斥奪
 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
 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原少草木多大沙
 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
 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夷狄之情困則
 甲順疆則驕逆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忘危不可
 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
 禁又况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中國尚建關
 梁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
 民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其
 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
 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亡出從
 之六也邊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中樂欲亡者多七也
 盜賊桀黠亡走北出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
 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
 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

它變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單于自以
 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
 隙虧中國之固十也對奏天子使車騎將軍嘉口諭
 單于曰單于上書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朕
 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
 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眾
 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恠其不罷故
 使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
 告語甚厚歸號昭 三月以張譚為御史大夫 初石顯
 君為寧胡闕氏 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
 兄遂修勅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遂因言顯顯權上怒
 罷遂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大鴻臚野王使
 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顯顯
 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
 下度越眾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
 因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
 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
 少傅張譚是也其以 以召信臣為少府 信臣先為南
 少傅為御史大夫 陽太守後遷

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
 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歲歲增加
 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
 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徵為少府請諸離宮
 稀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戲及太夏封甘延壽為義
 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十萬

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初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
 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
 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
 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案
 驗是為郅支報讐也上立出使士令縣道具酒食以
 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橋制
 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
 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
 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
 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
 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
 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耻且使
 呼韓喜懼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勲莫大焉

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司馬法曰
 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李廣利捐五萬
 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
 雖斬宛王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
 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
 國疆於大死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
 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
 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
 列土受爵今二人功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
 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
 爵位以勸有功於是詔赦延壽湯令公卿議封焉議
 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為鄧支本亡
 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
 衡顯復爭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
 三百戶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上
 以先帝時事不復錄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
 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
 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慎也不得已而行
 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
 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

宜焉胡氏曰廿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
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
向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
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
而厚報之五月帝崩班彪曰元帝寬弘恭儉少而好
未晚也五月帝崩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
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復罷諸寢廟園匡衡
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
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而山陽王康
有材藝毋又愛幸上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自臨軒
檻上墮銅丸以擿鼓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
音者莫能為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駙馬都
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
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
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
王薨太子前弔王帝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悲
不能自止而太子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
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以責誦丹丹免冠謝曰臣

誠見陛下哀痛感損切戒太子毋涕泣感傷陛下臣
罪當死上意乃解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
東王故事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問獨寢時直
入固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
積十餘年名號係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太子今者
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
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
上意感寤喟然太息曰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
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
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
加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唯唯而起太
子由是遂定至是即位後數月匡衡上疏曰陛下秉
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
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舊復
加聖心焉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
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
以關雎為始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自上古以來三
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
效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以定大基臣聞六
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

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
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
周旋物有節文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
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
之類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
今正月幸路寢臨朝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
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
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尊皇太后曰太
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
將軍領尚書事○秋七月葬渭陵

丑巳

孝成皇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

死丞相御史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道死五
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顯權擅執大作威福為海內
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
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
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

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
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
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有星孛于
營室○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
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
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
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
書辭職優
詔不許
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冬作南
北郊罷甘泉汾陰祠又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駢駒
也

寅庚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及陳寶祠從匡衡始親祠南

郊減天下賦錢筭四十○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

也

○三月始祠后土於北郊○立皇后許氏后車騎將
 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
 嘉女以配太子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
 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
 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
 德理內也妙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
 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
 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
 不厭則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五十好色未衰婦人
 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
 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納讒申生蒙
 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
 妃之議將軍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
 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
 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
 循故事夏大旱○匈奴呼韓邪單于死子復株累若
 而巳

鞮單于立呼韓邪嬖呼衍王二女長曰顓渠闕氏生
 生四子曰雕陶莫臯曰且糜胥皆長於且莫車呼韓
 邪欲立且莫車顓渠闕氏曰匈奴亂十年今平定未
 父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闕氏
 曰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立雕陶莫臯約令傳
 弟國與

卯辛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

至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奔走

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羣臣皆從

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城避水猶不冒城

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上

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八月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
 其議而鳳大慙恨
 嘉上欲專委任王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

殿中詔舉直言極諫之士

杜欽谷永上對皆以為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

嗣之越雋山崩○丞相樂安侯匡衡有罪免為庶人

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為庶人

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四于肥累二○罷中書宦官

初置尚書員五人

胡氏曰武帝置中書宦官三世不至是一朝廢罷何其用力之省也蓋政歸元舅勢隆

外家而廢置不出於人主也事雖盡善而其所以則

不徒然矣以王商為丞相○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

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

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諸侯大者乃食數

縣漢吏制其權柄百官盤互親踈相錯骨肉大臣小

心畏忌有申伯之忠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

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聽曖昧之瞽說

歸咎無辜倚異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

誠深察愚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

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母

擇好醜毋避嘗字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

之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以永為光祿大夫秋桃李

實御史中丞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尚

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

吏民過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

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懼九族忘其

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

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

嘉納河決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上流土

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
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
史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水居十日
河果大決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
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以王尊為京兆尹數百人為
吏民害詔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選賢京
兆尹於是鳳薦尊為京輔都尉行尹事旬日間盜賊
兆尹京大將軍鳳奏以陳湯為從事中郎上即位之
衡復奏陳湯奉使顛命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
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戰克之將
國之爪牙不可不重故君子聞鼓鞞之聲則思將帥
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四海今坐言事非
是幽囚又繫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周書曰記人之
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
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鞞之聲
不察周書之意而忘惟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
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奪爵為士伍會
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

巳癸

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決杜欽薦

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
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賜延世爵關內侯

夏四月晦日食詔百官陳過失時許皇后專寵後宮

上無繼嗣故劉向杜欽谷永皆以為言上於是減省
椒房掖庭用度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

燉煌兵以自救大將軍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
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伸
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
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
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
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
不足以及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
三十里今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非
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
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
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
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

以為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也今家吏不曉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搗手不得唯陛下察焉上於是采谷永等言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

秋復太上皇寢廟園 事給為右垂則列妾使有法焉

中平當言太上皇漢之始祖廢其寢廟園非是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

減死刑省律令 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鈎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

甲午

二年春正月匈奴遣使朝獻

匈奴遣右臯林王伊邪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為漢興匈

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其聘貢之職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更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便上從之遣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

沛郡鐵官冶鐵飛 ○夏楚國雨雹 大如徒見漢使

山陽王康為定陶王○悉封諸舅為列侯

王譚為平阿侯商為

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

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免京兆尹王

尊官復以為徐州刺史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

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今御史奏

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
以出御史丞楊輔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傳致奏
文臣等竊痛傷尊脩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
相誅惡不避豪彊功著職脩威信不廢昨以京師廢
亂選用為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
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
郎定尊素行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
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
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
懲讒賊之口絕欺詐之路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兩夷相攻以陳立為牂柯太守討平之
夜郎王與鈞町王禹漏臥

侯俞更舉兵相攻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
大夫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杜欽說大將軍鳳
曰蠻夷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選奕復守和解
則復曠一時使彼得收獵其眾以相殄滅自知罪成
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亡所施宜因其罪惡未成
未疑漢家加誅陰勅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
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

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不以勞中國
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
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
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鳳於是薦陳立為牂柯
太守立至諭告興與又不從立乃從吏數十人出行
縣至興國召興至立數責因斷頭出曉士眾以興頭
示之皆釋兵降禹俞震恐入粟牛羊勞吏士西夷遂平

三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
楚孝王囂宣帝子叔父也詔以其素行純茂特加

顯異封其子二月犍為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
秋

八月晦日食○求遺書
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

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
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
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
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
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河復決復命王延世塞之
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
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作治六月乃成

丙申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

退上聞而嘆曰真漢相矣三月朔日食○夏四月詔

收丞相樂昌侯商印綬商以憂卒琅邪太守楊彤與

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寢不

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告商淫亂事天子以

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太

中大夫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商有司奏請召

請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

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戾侯

子弟親屬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以張禹為丞相

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詔子安嗣侯以張禹為丞相

上為太子受論語於禹及即位賜爵關內侯拜光祿

大夫給事中與王鳳並領尚書禹內不自安數病上

書欲退避鳳上不許初武帝通西域

撫待愈厚遂以為相初武帝通西域

絕域不錄絕而不通及帝即位復遣使獻謝罪漢欲

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中國所以為通厚

蠻夷慝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今縣度之阨非

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

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

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

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起皮山南

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時為所侵盜又歷大小頭痛之

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

池磐石阪道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

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

縣度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務盛

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

士涉危難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父長計也使者業

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

丁酉

陽朔元年春二月晦日食○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

數年而一至云山陽火生石中
詔改明年元曰陽朔

之時太子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願左右嘗薦劉向
 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
 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王
 氏子弟分據執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
 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
 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
 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
 厚不以往事為繼介留之京師上謂共王我未有子
 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後
 疾有瘳共王因留國邸上甚親重之鳳心不便會日
 食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當奉藩在國今留侍
 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之國上不得已於鳳
 而許之王辭去上與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
 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
 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召見延問對曰天道聰明佑
 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
 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
 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之咎於定陶王建遣
 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

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顯擅朝事以便其私非
 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顯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
 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
 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內
 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隨為
 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
 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
 後宮苟以私其妻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
 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
 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
 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
 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
 兆尹直言吾不能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
 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
 知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各方倚欲以代
 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鳳從弟子音侍中獨側
 聽聞章言以語鳳鳳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
 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少時
 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強起之於是鳳起視事
 上使尚書劾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

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
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
獄中妻遂病滿三月賜告歸杜陵就醫藥鳳風御史
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
詔不敬杜欽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
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
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
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
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
罪在未制令前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
王官時衆庶多冤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
鳳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以前以
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鳳
行其策以薛宣為左馮翊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
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
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
資材何可學也宣為馮翊屬令有揚湛謝游皆貪猾
不遜宣察湛有改過之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大儒

輕宣乃獨移書顯責之二人得檄皆解印綬去又頻
陽多盜令薛恭本孝者職不辦聚邑僻小易治令尹
賞父用事吏宣即奏二人換縣數月兩縣皆治宣得
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
奪賢令長名也宣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
條教可紀性密靜有思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
利用而省費

戊戌

二年夏四月以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

其門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
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競為之
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
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
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
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
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
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今
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大將軍秉事用
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寄治

道守書院

通鑑綱目卷六

三

馬

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舅之親以為威重尚
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
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
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
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
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
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外戚借貴未有如王氏
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王氏先
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函
地中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
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天子孫守持宗
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
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
宜發明詔援近宗室黜遠外戚王氏永存保其爵祿
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棄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
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
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
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
終不能言秋關東大水○定陶王康卒
恭謚曰徙信都王

興為中山王

三年春三月隕石東郡八○夏六月潁川鐵官徒作

亂討平之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八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

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

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

兵鳳病疾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

行皆奢僭不如御史大夫音謹勅臣敢以死保之初

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薨

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四年夏四月雨雪○以王駿為京兆尹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

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資治通鑑綱目第六

資治通鑑綱目第七

起辛丑漢成帝鴻嘉元年凡二十二年

丑辛

鴻嘉

元年春正月以薛宣為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缺

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少府宣達於從政舉錯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二月更以新

豐戲鄉為昌陵縣奉初陵○帝始為微行

上始為微行從期門

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闔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

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三月丞相禹罷夏四月以薛宣為丞相

禹以老病罷朝朔望位特進賞賜甚厚宣為相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匈奴復株

累單于死弟搜諧若鞮單于立

寅壬

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

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

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音言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眾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調之計誣亂聖聽如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智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變

夏徒郡國豪桀于昌陵

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

邑徙郡國豪桀五千戶于昌陵五月隕石于杜郵三

卯癸

三年夏大旱○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誅

王氏五侯

爭以奢侈相尚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上幸商第見而銜之殿於是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欲自黥削以謝太后上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何商等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又賜音策書曰外家何比樂禍敗而欲自黥削相殘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音藉豪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後上徵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

辰甲

姿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噴噴嗟賞有宣帝時披香
 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人必矣姊弟
 俱為使行貴傾後宮於是諸告許皇后班婕妤祝詛
 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
 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
 也上善其對赦之使行恐久見危廣漢鄭躬等作亂
 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四年秋河水溢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
 尋等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
 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
 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
 振贍之
冬以趙護為廣漢太守討鄭躬等平之鄭躬等
 縣眾且萬人州郡不能制至是以護為廣漢太守
 太守發郡兵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
王譚卒
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平阿侯譚薨上悔前廢之
 乃復詔成都侯商以特進

巳乙

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成陽侯下諫大夫劉輔

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音宜承聖
 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音由是與商親密
獄為鬼薪論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
 語歲餘乃許之上先封婕妤父臨為成陽侯諫大夫
 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
 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
 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况於
 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虜雖夙夜自
 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
 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
 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下望子孫之祥猶
 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
 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
 福而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不敢不
 盡死書奏詔收縛繫掖庭秘獄於是將軍辛慶忌廉
 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懼上書曰臣聞明主
 垂寬容之聽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竭忠不懼後

患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旬月之間
 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
 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如
 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
 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
 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
 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公卿以下見陛
 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粟莫敢
 盡節忠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
 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
 一等論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太后兄弟八
 人為鬼薪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
 死不侯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
 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
 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
 甚勅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
 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
 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侯商又請分戶
 邑封莽當世名士戴崇金涉陳湯亦咸為莽言由是
 封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勅爵

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
 結將相故在位更推薦之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
 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
 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
 即日以婢奉博其匿情求名如此六月立婕妤趙氏為皇后后既立
 而情求名如此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
 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
 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典
 國顯家及孽嬖於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及采傳記
 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
 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秋七月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
 民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
 日使其中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嘗美石椁之固張釋之
 而國家有廢典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
 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

子葬母于防墳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
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
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
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數年之
間項籍燔其宮室營宇牧兒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燒
其藏椁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
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陞
下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及徙昌陵積
土為山發民墳墓營起邑居期日迫卒以死者為有
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
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
人又何為哉初陵之模宜從公卿大夫之議以息眾
庶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
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甲為
高度便房猶在平地土客土之中淺外不固卒徒萬
數然脂夜作取土東山與穀同賈故陵因天性據真
上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
故陵勿徙民便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萬
年言昌陵三年可成朕惟其難恒然傷心夫過而不
客上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恒然傷心夫過而不

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反故陵勿封蕭何六世孫喜
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為鄴侯○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九月黑龍見東
萊○是月晦日食

丙午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

王氏唯音為修
整數諫正有忠

直二月星隕如雨是月晦日食

谷永為涼州刺史奏
事京師訖當之部上

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
者患在上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
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矣陛下誠
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
前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去年九月龍見而日
食今年二月星隕而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
之末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喪者皆由婦人與
羣惡沈湎於酒秦所以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
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効建始河平之際
許班之貴重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

直二月星隕如雨

是月晦日食

丙午

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
 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
 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阡榜箠瘠於炮烙絕滅人命
 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多繫無辜生入死出
 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先必自
 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
 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小人
 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相隨烏集吏民之家
 亂服共坐流酒媠媠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于戈而
 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
 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
 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養民
 力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
 反故百姓怨恨饑饉仍臻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興
 九世繼體之王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至於陛下
 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為
 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
 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
 道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庶幾
 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

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所
 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切諫而勸上
 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
 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王商密摘永令發去上使侍
 御史收永勅過交道廐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
 三月以王商為大司馬

衛將軍○侍中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上嘗與張

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噓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紉
 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
 畫而問曰紉為無道至於此乎伯曰書云乃用婦人
 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
 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
 以告去也式號式講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
 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父不見班生今
 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擇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後上
 朝東宮太后泣曰帝問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
 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遣富平侯且就
 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放罪惡請
 免就國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後詔歸侍母

疾復出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冬十一月策免

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為丞相孔光

為御史大夫卬成太后之前喪事倉卒吏賦欵以趨

史大夫翟方進左遷執金吾丞相御史冊免宣為庶人御

進者上亦器其能擢方進為丞相以孔光為御史大

夫方進以經術進其為吏用法刻深任勢立威峻文

深詆中傷甚多有言其挾私詆欺不專平者上以方

進所舉應科不以為非也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

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

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彊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

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

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

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

光嘿不應更答以免關內侯陳湯為庶人徒燉煌

它語其不泄如是將

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

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為庶人

徙賜淳于長爵關內侯上以趙后之立長有力焉德

邊卿議封之光祿勳平當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

之科當坐左遷鉅鹿太守遂下詔賜長爵後竟封為

定陵侯

三年春正月晦日食○冬十月復泰時汾陰五時陳

寶祠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甘泉

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况於國之神寶舊

時且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誠未易動上意恨之又

以久無繼嗣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

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

復之是時上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

得待詔者甚眾祠祭費用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

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罰以非

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

鬼神及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黃冶變化

之術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

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
 不可得是以前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唯陛下
 距絕此類母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揚氏曰
 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
 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十一月
 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况餘人乎十一月
陳留樊並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作亂皆捕斬之○故
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 福數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
 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
 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
 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
 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
 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
 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
 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
 於此為盛使孝武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
 骨決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
 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

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
 是也及山陽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
 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
 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
 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臣數上書
 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
 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
 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有
 上書者輒使請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升
 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
 忠言嘉謀日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
 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
 其僑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
 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者天下之砥
 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納天下之言
 又加戮焉夫鳶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
 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
 死者眾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
 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
 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

申戊

陛下除不致爭天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致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則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可追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

四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時三月如河東祠后土

○夏大旱○秋七月晦日食○有司奏梁王立罪寢

不治梁王立驕恣犯法相禹奏立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姦事請誅谷永上疏曰臣聞

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故帝王不聽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諱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

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傳致之汗穢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効為宗室刷汗亂之耻以何武為京兆尹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其餘賢不肖敬之如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輒奏必先即學官見諸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美惡已見二千石

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

星東南行四面如雨○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上以

博謀羣臣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
 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
 咎徵著郵妖孽並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
 不復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同也
 建始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
 所書內則為深宮後庭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
 敗苑囿街巷臣妾之家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
 下土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
 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
 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
 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媿黷燕飲修後宮之政抑遠驕
 妬之寵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
 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
 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不郵興於百姓困而賦歛
 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
 不收宜損常稅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
 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願陛下勿許其奏益減奢
 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勸耕桑毋奪民時以
 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劉向上書曰臣
 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母若殷王

紂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
 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夫秦漢之易世惠昭之无後
 昌邑之不終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
 去就豈不昭昭然哉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清燕之間
 指圖陳狀上輒入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
 之然終不能用也

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王商薨紅陽侯立次當輔
 政先是立使客於南郡占

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
 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

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宜更賜禹
 它地上不從根由是數毀惡之上愈敬厚禹每病輒
 自臨問之親拜牀下禹小子未有官數視之上即拜
 為黃門郎禹以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
 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
 明見乃至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
 年老子孫弱又與根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
 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

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况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臣匈奴搜諧單于死弟車牙若鞮單于輯之以旌直臣

立○徵張放入侍中尋復出之
張放復徵入侍中太后曰前所道尚未效

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辱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許商師丹班伯為侍中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

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
 遊宴復脩經書之業太后甚悅
 為國虎臣匈奴
 西域敬其威信

左將軍辛慶忌卒
慶忌

庚戌

二年夏四月遣中郎將段會宗誅烏孫太子番丘康

居遣子貢獻
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詔立安日弟末振將為小昆彌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并使人刺殺之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久之翎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漢遣中郎將段會宗發戍已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留兵墊婁地

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劍擊殺之安犁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賜爵關內侯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末振將弟早爰堯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時康居復遣子侍漢貢獻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

亥辛

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委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早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為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不絕

三年春正月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曰昔周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秋帝校獵長楊射熊館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襄斜東至弘農南馭漢中張羅罔捕禽獸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之親臨觀焉

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二王來朝中山王獨從傳

丑癸

定陶王盡從傳相中尉上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問中山王獨從傳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二人於帝為至親定陶傳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勸帝以為嗣帝為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

隕石于關東二○大司農谷永免王根薦谷永徵為大司農永前後所上四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歲餘病滿三月上不賜告即時免薨

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上召丞相入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皆以為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孔光獨以為立嗣以親兄終弟及尚書盤庚殷之及王也中山王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立定陶封孔吉為殷紹嘉侯王欣為皇太子左遷光廷尉

道守宮收室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唐

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為公

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

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為宜

封孔子世為湯後上從之夏建三公官大司馬根去

將軍號改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

初御史大夫何武建言末俗事

煩宰相材不及古而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上從之以王根為大司馬罷驃騎將軍官以

武為大司空與丞相為三公

秋八月中山王興卒

單于死弟囊烏珠留若鞮單于立

漢遣夏侯藩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

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鷲羽如得之於邊甚饒根為上言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

得傷命損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語次說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省兩都尉士卒

數百人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

曰已問温偶駱王匈奴西邊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

以狀聞詔報曰藩擅稱詔法當死更大冬十月大司

救二今從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馬根病免○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

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

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不當謝太傅趙玄以

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玄左遷少府以師

丹為太傅初太子之幼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及為

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

相見頃之皇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

家帝曰太子承正統不得復顧私親皇太后曰太子

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

有所妨於是令傅

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

氏自殺以王莽為大司馬

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貴傾公卿許后姊嬀寡居長

與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嬀以金錢乘輿服御物賂遺長欲求復為健仔長受許許為白

治罪遣就國紅陽侯立故與長有怨至是使嗣子融
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重遺立立因上疏為長求留
上疑之下吏按驗功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逮長
繫詔獄窮治長具服辜至大逆死獄中使廷尉孔光
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丞相方進劾奏紅陽侯立狡猾
不道上不忍致法遣就國方進復奏立黨友朱博等
皆歸故郡方進亦素與長交上以其大臣為之隱諱
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朝過夕改君子
與之君何疑焉方進起視事復條奏長所厚善免二
十餘人上以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
自代遂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同列
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各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
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
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
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罷刺史置州牧丞相大司
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
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
制從之置州詔立辟雍未作而罷犍為郡於水濱得
牧秩二千石

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
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
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
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
刑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
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
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
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
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
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
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
而罷胡氏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
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
有視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為禮樂哉准仁者所
行皆禮而所安皆樂是則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特
其具耳無其本則欲以其具教人祗益趣之於虛偽
之域不若不為之愈也。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
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
歲餘復如故胡氏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此古者
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下以明習

道存居敬堂
通鑑綱目卷七
一四

人倫為要此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廷徒能增弟子
員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惑燕樂孔光等則亂經
義獻諛說忠直之士屏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
而何太學之為哉○向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其言
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輒下為王氏及丞相御
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
十三歲而
王氏代漢

寅

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

時熒惑守心丞相府議曹
李尋奏記方進言災變迫

切大責日加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
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貴麗善為星言大臣
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冊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
酒十石養牛一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冊贈
印綬賜乘輿秘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
事司馬公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恒不貳其命禍福之
至安可移乎藉其可移楚昭宋景猶不肯為况不可
乎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隱其
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三月帝崩
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三月帝崩
帝素彊
無疾病

時楚王梁王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為丞相
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
間謹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問
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班彪曰成帝善修容
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
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
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
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以孔光為丞相
光於大行前拜受
丞相博山侯印綬
太后詔罷泰時汾陰祠復南北郊
○夏四月太子欣即位
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
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
至治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葬延

陵○追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

太皇太后令傳太
后下姬十日一至

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太后宜可居孔光
素聞傳太后剛暴長於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
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宜改築宮何武曰可居北宮上
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復

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
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
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
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
至尊之號天下統一統而稱引亡秦註誤聖朝非所宜
言大不道免宏為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
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五月立皇后傅氏弟晏之
詔尊定陶共王為共皇
也子尊定陶太后傅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
共皇后封丁明傅晏皆為列侯○六月罷樂府官
帝成
之世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至與人主
爭女樂帝自為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至是詔罷樂
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
奏別屬他官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
制雅樂有以相變豪
富吏民湛沔自若
詔劉秀典領五經
王莽薦劉歆
更各秀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於是總羣書
而奏其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

術數略方技略其叙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
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為九家皆起
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
家之術蠶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雖有蔽短合
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
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
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
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胡氏曰法家慘刻名家
苛繞墨氏二本而縱橫者妾婦之道是皆六經之棄
也若六經則固儒者之所修也今列儒於九家而曰
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為誰氏邪
歌之言多舛如此方之董
相豈直什百之相遠哉
益封河間王良萬戶
河間
良能修獻王之行毋太后薨服喪
詔限民名田不果
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為宗室儀表
行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
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
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

道子居校室
道子居校室
道子居校室

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
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
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民田各有限
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
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
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罷官

織綺繡除任子令誹謗詆欺法出宮人免官奴婢益

小吏俸○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為大司

馬初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即上

皇太后太皇太后乃復令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

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

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

更設坐傅太后大怒不肯會莽乞骸骨罷就第公卿

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家給使

以為特進給事中朝朔望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

學問有志行王莽既罷眾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

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

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為大司馬而賜

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何武唐林皆上書言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

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

僚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百萬之眾不如一

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

之故尋復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况為庶

人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

人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先帝山陵未成而曲

陽侯根成都不敬况公聘取故掖庭女樂置酒歌舞無

道于宮中

通鑑綱目卷之

十一

十一

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月者衆陰之
 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毋后
 與政亂朝陰陽俱傷五行以水為本水為準平王道公
 疆所惡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為本水為準平王道公
 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湧溢為敗今
 汝穎漂漏並為民害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
 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
 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
 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疆本朝夫本疆則精神折
 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朝廷亡人則為賊
 亂所輕其**求能浚川疏河者**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
 道自然也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
 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
 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
 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其無
 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
 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
 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
 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

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
 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
 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
 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
 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
 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陞者
 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
 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
 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
 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
 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
 金堤執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
 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
 林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
 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
 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
 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
 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
 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
 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漑

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
陽漕渠足石限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榮
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石限引取
之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
河三利也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
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
薄勞費無已數逢詔定世宗為不毀之廟孔光何武
其害此最下策也
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以為孝武皇帝親盡
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
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
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
帝崇立之如此不宜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
毀制曰舜歆議可
以師丹為大司空左右或譏何武事親不篤帝亦欲
改易大臣乃策免武歸況鄉侯國
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

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詔書比下
變動政事卒暴無斬臣不能明陳大義復不能牢讓
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問者郡國多地
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
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人情無子
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獨以壯年克已
立陛下為嗣及棄天下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
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下之功也臣聞天安寧百姓
尺行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
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意且克已
患不富貴倉卒若其遷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
之言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
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
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請歸遷故郡卒不得遣
復為侍中其逼於詔還陳湯長安議郎耿育上書究
傅太后皆此類也詔還陳湯長安議郎耿育上書究
漢揚威雪耻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今
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郵支遺虜所笑誠可
悲也今奉使之外蠻者未嘗不陳郵支之誅以揚漢國
之盛夫援人之外蠻者未嘗不陳郵支之誅以揚漢國
孫

道子文三
道益司日六七
孫

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
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獸之臣獨有一
湯反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
為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
舌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
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賜卒於長安

乙卯 孝哀皇帝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新

城侯趙欽以罪免徙遼西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

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其狀其
它飲藥傷墮者無數事者在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
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
孝元皇帝下詔曰朕所不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
下以為當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戚繼嗣家屬當伏天
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
請窮竟議正法於是免新城侯欽等皆為庶人將家
屬徙遼西郡耿育上疏言臣聞世必有非常之變然
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
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恐危社稷傾亂天

下知陛下有賢聖仁孝之德故廢後宮就館之漸乃
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
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
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
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
及之事許揚幽昧之過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
世甚非先帝託後之意此臣之所深痛也帝以傳喜
亦以為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為大司馬○秋九月隕石于虞二○策免大司空高

樂侯丹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令褒段猶等奏言定

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言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
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
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毋以子貴
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
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
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
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
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

通鑑綱目卷一
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蓋已前定義
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
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
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母其明尊本祖而重
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
祀今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
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
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
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
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
也丹由是寢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具為
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
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文難卒變易
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
徧持其書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博士申咸煥欽上
書言丹經行無比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使主簿
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謏迷
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耻之以君嘗託傳位

未忍考于理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
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
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者親傳聖
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泰重識者咸以為宜復
丹邑爵使奉朝請唯陛下
冬十月以朱傅為大司空
裁之詔賜丹爵關內侯

○中山王大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參皆自殺

中山王箕

子幼有眚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中
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西歸因
誣馮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初傅太后與馮太后並
事元帝為使行嘗從幸虎圈熊逸出攀檻傅使行等
皆驚走馮使行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
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歎倍敬重
焉傅使行慙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
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
傅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
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
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後還謂左右此乃中語
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乃飲藥自殺弟宜

鄉侯參召詣廷尉亦自殺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以嚴見憚不得近侍帷幄以王舅封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翟方進謂參宜少紕參終不改其操且死嘆曰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馮氏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左遷燉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

辰丙

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復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

丁博驕奢皆嫉博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稱尊號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博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遂策免喜御史大夫官既罷議者多以為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於是傅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今中

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遂更拜博為御史大夫又以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如故事夏遣高武侯傅喜就國傅太后自詔丞相御史曰喜附下周上與師丹同心背畔其遣就國策免丞相博山侯

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以朱博為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殿中以周黃門侍郎揚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為聽失之象且曰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詔共皇去定陶之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傅氏為帝太后共皇后

丁氏為帝太后朱博既相上遂用其議下此詔於是

宮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丁傅為公卿列侯者甚眾然帝

不甚假以權執不如免關內侯師丹為庶人遣新都

侯王莽就國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

請免為庶人詔免丹遣莽就國天下多寃王氏者諫

大夫楊宣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豈

不欲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

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陛下登高遠望獨

不慙於延陵乎帝深感其罷州牧復置刺史朱博又

言復封商子邑為成都侯罷州牧復置刺史奏言部

刺史秩卑賞厚勸功樂進前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

二千石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

功効陵夷姦軌不禁臣請六月帝太后丁氏崩詔合

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從之六月帝太后丁氏崩葬共

皇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待詔黃門

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可得延夏賀良言

年益壽上久寢疾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秋七月

詔以永陵亭部為初陵勿徙民○八月詔罷改元易

號事待詔夏賀良等伏誅上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

大臣上以其言無驗詔曰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可

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冀為百姓獲福卒無

嘉應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前詔非盡復諸神祠上

赦令皆蠲除之賀良等皆下獄伏誅以

寢疾盡復前世所嘗興諸神祠凡

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餘祠云丞相博有罪自殺

御史大夫趙玄減死論侯晏風丞相陽鄉侯博令奏

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

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

况至尊博唯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何

武前就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皆請免為庶人上

疑博玄承指即召玄問狀玄辭服詔減玄死罪三等

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

除冬十月以平當為丞相賜爵關內侯

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

或謂當不可疆起受印為子

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為子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薨有星

李于河鼓○夏四月以王嘉為丞相嘉上疏曰臣聞得人故繼世立諸侯擇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舉劾苛細發揚陰私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上書告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蘇令等縱橫吏士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成帝悔之詔二千石不為故縱遣使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

以備材任職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濶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前蘇令發欲遣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冬十一月復泰時汾陰祠罷南北郊○無上納用之

鹽危山土起瓠山石立東平王雲坐祠祭祀詛自殺以孫寵為南陽太守息夫躬為光祿大夫無鹽危山土自起覆

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時上被疾多所惡逮謁驗治雲自殺謁棄市擢寵為南陽太守弘躬皆光祿大夫

戊午

四年春正月大旱○關東民訛言行籌關東民無故驚走持梟或

擷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等或被髮徒跣或夜
 折關踰牆或車騎奔馳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
 可禁止民又聚會設張博具封傳商為汝昌侯封傳
 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封傳商為汝昌侯封傳
 太后從父弟商尚書僕射鄭崇諫曰成帝封五侯天
 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復封商壞亂制度逆
 天人之心非傳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因持詔
 書案起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
 顛制邪上遂二月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
 下詔封商
孫寶為庶人侍中董賢為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
 通籍殿中女弟為昭儀父恭為少府詔將作大匠為
 賢起大第北關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
 皆選上第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東園秘器珠襦
 王柙無不備具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為賢起冢塋
 義陵旁周垣數里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
 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責崇曰君門
 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

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
 芥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寶附下
 罔上國之賊也免賜董賢爵關內侯未有緣侍中傳
 為庶人崇死獄中嘉勸上聽息夫躬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
 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期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
 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詔示丞相御史於是嘉
 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
 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義乃加爵士恭封其事必有
 言當封者天下雖不悅咎有所分前淳于長初封其
 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
 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
 不逆可得容身頃吏所以不敢者夏六月尊帝大太
 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且為之止
 后傳氏為皇太后○秋八月封董賢為高安侯孫
 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陵侯東平王雲圖殺天子
 公卿股肱莫能悉心銷厭未萌賴宗廟之靈侍中賢
 等發覺伏辜其封賢寵躬皆為列侯躬數進見歷詆

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反目左遷執金吾母將隆為沛郡都尉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解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頃之傳太后賤買執金吾官婢隆奏請更平直詔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以其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成帝末隆嘗諫大夫鮑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外親小童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

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今民有七亡水旱為災一也重責賦稅二也貪吏取受三也豪彊吞食四也苛吏徭役五也部落鼓鳴六也盜賊劫掠七也七亡尚可有七死酷吏毆殺一也治獄深刻二也冤陷無辜三也盜賊橫發四也怨讐相殘五也歲惡飢餓六也時氣疾疫七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奈何獨私養外親幸臣賞賜大萬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非天意也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下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傳急徵傳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委任陛下尚能容下之心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

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
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匈奴單于請朝五年時帝被疾
或言匈奴從上游來
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
國輒有大故上問公
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
單于使辭去未發揚
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
亂兵家之勝貴於
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
不可不察也今單于
求朝國家辭之臣愚以為漢與
匈奴從此隙矣匈奴
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
制以秦始皇之疆然
不敢窺西河以高祖之威靈三
十萬眾困於平城高
皇后時匈奴悖慢及孝文時侯
騎至雍甘泉孝武設
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
師一虜不可得見况
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
計規恢萬載之策乃
大興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窮
極其地追犇逐北自
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
而未肯稱臣也夫前
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
人快心於狼望之北
哉以為不壹勞者不火佚不暫
費者不永寧是以忍
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
庫之財填盧山之經
而不悔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
大化神明鴻恩博洽
匈奴內亂爭立呼韓邪歸化稱
臣然尚羈縻之計欲

朝不距不欲不疆何者匈奴天
性忿鷙形容魁健負
力怙氣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
勞師遠攻傾國殫貨
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
循交接賂遺如此之
備也真中國之堅敵茲甚未易
可輕也今單于歸義
懷誠欲來陳見此乃上世之遺
策神靈之所想望國
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
來厭之辭踈以無日
之期消往日之恩開將來之隙
乎夫明者視於無形
聰者聽於無聲壹有隙之後雖
智者勞心於內辯者
戰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
夫百年勞之一日失
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
也唯陛下少留意於
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
天子寤焉召還匈奴
使者更報其書而許之單于未
發會病復遣使願朝
明年上許之

未巳

元壽元年春正月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

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

之寵又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以病未
朝躬奏以為當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其叛臣卑爰

道守書收卷

通鑑綱目卷二

三

夷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執以并烏孫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單于爰遣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歸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聞焉則其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上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射欲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于以疾病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躬曰臣為國家萬世慮而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未可同日語也上罷羣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災異屢見郡守以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勅武備斬一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勅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夫議政者苦其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惟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上不聽至是詔將軍中二千石舉習兵法者各一人因拜傅晏丁明皆為大司馬會食之日食之變詔問得失舉直言嘉奏曰孝元皇帝温恭

少欲賞賜節約馮貴人以身當熊帝深嘉美之然賜錢五萬而已是時外戚貴千萬者少故少府水衡見錢多都內錢至四十萬雖遭凶年加有羌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成帝時諫臣多言燕出女寵耽酒之害其言甚切終不怨怒寵臣史育數貶退張放斥就國淳于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好詩書尚節儉徵來所過稱頌德美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共皇寢廟比當作以用度不足憂閔元元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治大第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詔書罷死而以賜賢二千餘項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眾多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察眾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貴逸豫不勝情欲卒陷罪辜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節賢寵全安其命上不說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甲甲者隨尊尊者兼甲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母必繫子

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之禍周襄王內迫惠
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日
食明陽為陰所臨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
震不陰之效也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
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
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
臨事而發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指象如此殆不在他
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
願陛下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
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
何嫌不報上又徵孔光問以日食事拜為光祿大夫
給事中位次丞相王莽既就國杜門自守吏民上書
冤訟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等對策復深訟莽上
於是徵莽還侍太后董賢亦以日食
沮晏躬之策上乃收晏印綬罷歸第皇太后太后傅氏
崩合葬渭陵號孝元傅皇后○孫寵息夫躬以罪免
就國○以鮑宣為司隸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

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
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
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微拜孔光發覺
寵躬過惡眾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
天意解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
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
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
天意與民意邪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
宜為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
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
未有得父安者也寵躬不宜居國可皆免復徵何武
師丹彭宣傳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與太平之端上
乃徵何武彭宣而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上託
拜鮑宣為司隸傳太
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
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
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眾庶不服感動
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
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
同怨疾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

道守考政堂
道監綱目卷三
三

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
又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
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
之於無窮哉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心疑雲究
欲更覆治尚書令鞠譚等以為可許上以為顧望兩
心幸雲喻冬無討賊意免相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
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臣竊為朝廷惜之書奏上不
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詰尚書責問以
相等事下將軍中朝者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
請召請廷尉詔獄少府猛等以為聖王之於大臣進
之以禮退之以義罪惡雖著括髮關械裸躬受笞非
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上從光議詔假謁者節召丞相
諸廷尉詔獄掾史涕泣和藥進嘉曰將相不對理陳
冤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嘉引杯擊地曰丞相
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丞
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出見使者再拜受詔
乘吏小車去蓋不冠請廷尉收嘉印綬縛致都
船詔獄吏詰問嘉對曰相等治獄欲關公卿示重慎
誠不見其顧望阿附復幸得蒙大赦臣竊為國惜賢
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

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
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
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
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中追謚
曰忠紹 秋七月以孔光為丞相八月以何武為前將
其封

軍彭宣為御史大夫 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 下司隸

鮑宣獄髡鉗之 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

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從事宣閉門不
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
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 九月策免大
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竟抵宣罪

司馬驃騎將軍明就第 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

遂策免 冬十二月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以董賢

就第 馬衛將軍策曰定爾于公以為漢輔匡正庶事允執
其中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官因賢奏事親屬皆侍中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
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
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
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
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時王氏衰廢
唯平阿侯譚子闕為中常侍闕妻父蕭咸望之子也
賢父恭慕之欲為子求咸女為婦使闕言之咸惶恐
不敢當私謂闕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文非
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
邪闕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成自謙薄之意恭
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
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
舜何如闕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
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
言上默然左右遣闕出闕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鄧通
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
董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橫蒙賞賜空竭帑
藏誼諱道路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申庚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時西域凡五十

國佩漢印綬者三百七十六人單于宴見羣臣在前
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
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胡氏曰哀帝之
世漢既衰矣而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印綬者
五十餘國雖曰中國榮觀譬猶大木遠條枝葉尚茂
而蠹生心腹根幹將顛矣是故聖主專務治內以固
其本不勤遠略而忽近圖其慮深矣夏四月晦日食○五月正三公分

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

六月帝崩帝諸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

疾忠直漢業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以寵信讒諂憎

由是遂衰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太皇太后聞帝

央宮收取璽綬召大司馬賢問以喪事調度憂懼不

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
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
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焉莽
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
賢請闕免冠徒跣謝莽以太后詔即闕下冊收賢印

通鑑綱目卷之七

綬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
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
萬萬父恭與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
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為惠昭之世外戚
持權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
宜令外戚持權親疏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祿而

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
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嗣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
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
專寵錮寢殘滅繼嗣貶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徙

孝哀皇后於桂宮追貶傅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

后為丁姬莽又白太皇太后下詔以定陶太后背恩
忘本專恣不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

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獨下詔褒揚傅喜曰高武
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不順指從邪以故斥逐傅

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位
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
以壽終莽又貶傅太后號為定以甄邯為侍中策免
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

將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王立就國

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
侍中諸素所不說者皆傅致其罪為請奏草令邯以

太后指風光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
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董宏子武父為佞邪

奪爵母將隆前治中山獄冤陷無辜張由誣告骨肉
史立丁玄陷人入大辟趙昌譖害鄭崇皆免為庶人

徙合浦中山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
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

雖不居位莽畏立從容言太后不聽莽曰漢家比世無
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太后不聽莽曰漢家比世無

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
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太后

不得已遣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
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

邯王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八月廢孝成孝哀皇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焉

后就其園皆自殺○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彭宣以王莽專

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以王崇為大司空○九月中

山王箕子即位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

百官總已以聽○以孔光為帝太傅馬宮為大司徒

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徙光為帝太傅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以馬宮為大司徒冬十月葬義陵

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

二月以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傅王莽

為太傅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羣臣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

重譯獻白雉莽白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寢置臣莽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為太師舜為太保豐為少傅邯封承陽侯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皇恐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宗室羣臣立東平王開明又立中山王成都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三十六人為列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吏以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

州牧二千石及茂才吏初除奏事者引入近署對安
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
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置義和官○夏五月朔
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日食○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

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
幼年復奉太宗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

乃遣使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竇玄
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申屠剛以直言對

策曰聖主始免強綵至親分離漢家之制雖任英賢
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宜亟遣使者徵中

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馬衛二族裁與冗
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

全保傳莽今太后詔剛解經封公子寬為襄魯侯孔
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均為襄成侯以奉周公孔子之祠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其

戊壬

王令遣越檇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等咸稱莽功

使貢獻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

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
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

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
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帝更名衍○大司

公即訊寶對如章坐免終於家

空崇免以甄豐為大司空○紹封宗室及功臣後為

王侯者百餘人○大旱蝗王莽白太后宜衣繒損膳以示天下莽亦素食上書

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隕石于鉅鹿二○
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效慕焉

大夫龔勝邴漢罷歸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

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
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梅福亦

知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道守善文章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

三

附

秋九月晦日食○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

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

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四條於匈奴中師後王姑句去胡來王唐兜亡降匈奴

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因請其罪莽不聽詔

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以示之乃造四條中國人亡

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

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使雜函封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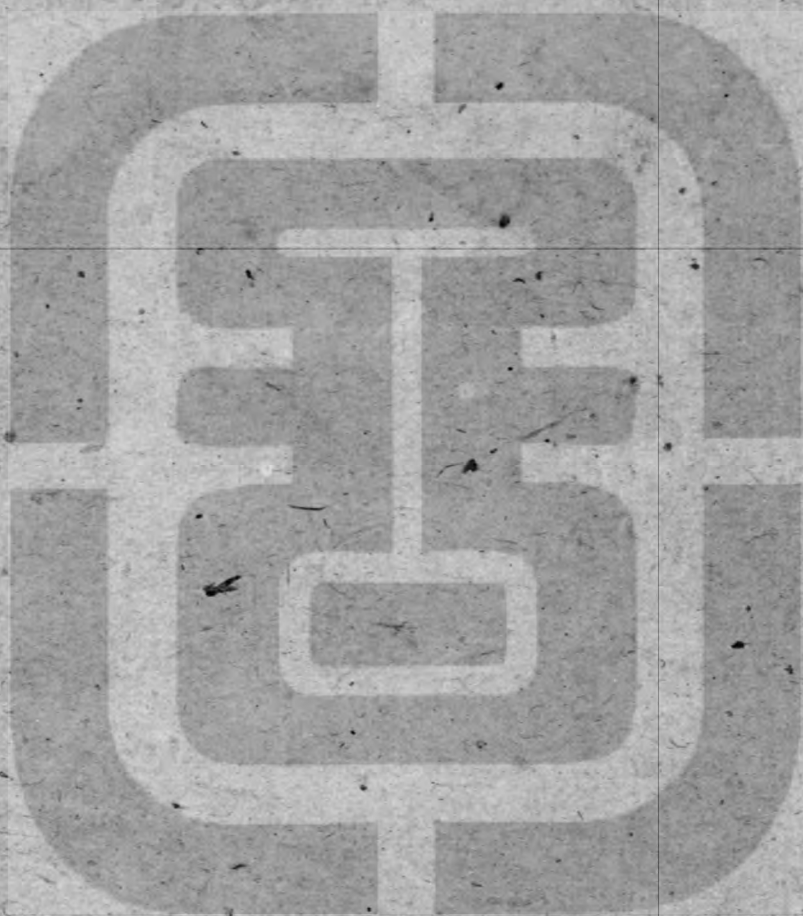
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奏

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單于上書

更名曰知莽大說白

遣使答諭厚賜焉

資治通鑑綱目第七



目